

胡宁先生诗词九首

编者按 许多读者知道胡宁先生(1916.2.11—1997.12.26)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但也许并不了解他还喜爱作诗、绘画和运动(滑雪、游泳、滑冰),欣赏京剧和古典音乐,兴趣十分广泛。本刊连载“粒子诗抄”中登出胡宁先生诗数首后,即有读者向编辑部反映,希望能看到先生更多的诗作。在胡宁先生离开我们五周年之际,我们再刊登先生诗词九首,附以张之翔教授的短文,同时还在本刊封二刊出先生早期风景油画作四幅,以飨读者,并表达我们对胡宁先生深切的怀念。所刊诗词及油画由关娴、朱允伦提供。

青玉案

骑驴过居庸关长城

(1936年)

一片飞云入浅蓼，
雄关孤踞落日危，
眼前风光了了。
忍看燕南千里，
忽见山回路转，
十六州骑鸡狗瘦，
暮地坡展田张，
回嘶风咽，
楼外水云何处，
渡黄流去，
道是已过岳阳。
冷落衰鸿嘴。

南朝去后鞭无主，
去去都逢伤春路，
遍地笙歌愁且住，
孽龙长遁，
众生无语，
春过诸陵雨。

云南昆明

(1938年)

夜卧夜卧梦颠倒，晨起晨起何相催；
边乡寒暑互推委，四时青山乱雪雷。
万里离乡恃年少，笑叫高歌坐一堆；
西郊围逐树上乌，城南茶社占半屋。
寂莫来时复何益，万人之市如幽谷；
但觉烽火撩两目，天涯天涯长凄苦。

清平乐三首

京广道中

(1962年)

(一)

洞庭午照，
晴烟正飘渺，

(二)

汨罗夕渡，
炊烟迷江树，
岭上乌云连远暮，
欲化湘江夜雨。
却见塘涯水畔，
青檐白壁人家，
向晚田间归缓，
相逢闲话桑麻。

(三)

长江已暮，
湘江美如旧，
回看昔时归渡处，
不见沙边小路。
当年胡马长驱，
华城一夜焦墟，
漫道众生无语，
孽龙今已殄除。

游莫愁湖

(1977年)

秦淮胜事迹难求，剩得莫愁带雨游。
浅浪轻移环佩动，流光迅掠玉容秋。
双桥柳暗须无怨，异代兴亡劝亦忧。
乌衣王谢与飞燕，写入荒烟俱未留。

苏州太湖

(1980年)

太湖冬雨泛新寒，北地冰凌忆去帆。
一代兵戎逝若梦，十年忧患沉如烟。
老来但觉故城小，时顺始知乡酿甜，
重上枫桥驰望处，云低路远似当年。

致恒武

(1995年)

都柏林城始识君，青山绿水共寻春；
路边小馆端茶盏，岭上黄花坐海云。
自谓冰怀疏雨露，却缘悼耦见情贞；
樱林红叶玉渊水，莫负来年再度新。

八十书怀

(1996年2月)

八十居幽燕，故园齐楚间。
泛舟下北固*，游学滞江南。
辽锦初沦陷，北平难久安。
欲临秦隘险，一睹汉关严。
得饮玉泉水，长怀燕岭妍。
仓惶失鲁冀，辗转入湘滇。
炮火出林上，钻研树间。
曲肱亦易乐，昂首非为癡。
草木岂无异，性情亦有偏。
鲁直每不羁，容恕亦释然。
去国习微艺，归来思展添。
逝时虽苦短，劲业未疏闲。
守闭误思审，律规窒创言。
十年值动乱，一蹶难复前。
划地以围步，戴盆难望天。
感时以自勉，亦以励余年。

*(镇江)北固山北临大江，有“天下第一江山”石刻

胡宁先生的诗

胡宁先生是我的老师，1952年到1953年，他先后教我们班的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两门课。我们都感到胡先生教课教得好，他具有大家风范，高瞻远瞩，概念清晰，引人入胜，深受同学们的敬佩和爱戴。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而不知道他还会作诗填词。他在这方面是深藏不露的。一直到1980年初，我才从别人传抄他的一首七律游莫愁湖，得知他会写旧体诗的。这首诗水平之高，令我惊叹不已。其中颔联“浅浪轻移环佩动，流光迅掠玉容秋”和尾联“乌衣王谢与飞燕，写入荒烟俱未留”，写得才情并茂，风韵极佳，吟咏起来，兴味无穷，在当代人写的七律中，堪称是第一流的作品。由于是传抄的，难免有错字，为此我特地找到胡先生，把传抄稿给他看，他订正了几个字，使我得见这首诗的原貌。我对胡先生说，您这首诗写得真好，很有才气，只可惜第六、七句失粘。他说，噢，没有考虑这个。我说，就是杜甫的七律，也有失粘的地方，不过后人写七律，就避免失粘了。后来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学会写旧体诗的，他说，那是在清华物理系读二年级时，开始有选修课，系里要每人选一门文科的课，他便选了朱自清先生的宋诗课，这课使他对我国古诗词产生了很大兴趣，以后就学着写旧体诗词了。我说，怪不得您的诗写得这么好，原来是名师出高徒啊。

后来我还见过胡先生的十多首诗词，其中如《致恒武》和《八十书怀》等，都写得很好。作为我国一代知名的物理学家，能写出如此好的旧体诗词来，实在难能可贵。胡先生逝世五年了，希望关娴先生能将胡先生的诗词整理出版，使不致湮没，得以流传后世。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张之翔)